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东周列国演义》

(明) 冯梦龙 著

目 录

第 1 回	周宣王闻谣轻杀	杜大夫化厉鸣冤·····	1
第 2 回	褒人赎罪献美女	幽王烽火戏诸侯·····	9
第 3 回	犬戎主大闹镐京	周平王东迁洛邑·····	19
第 4 回	秦文公郊天应梦	郑庄公掘地见母·····	28
第 5 回	宠虢公周郑交质	助卫逆鲁宋兴兵·····	36
第 6 回	卫石碣大义灭亲	郑庄公假命伐宋·····	45
第 7 回	公孙阏忌射考叔	公子翬计谄鲁侯·····	54
第 8 回	立新君华督行赂	败戎兵郑忽辞婚·····	63
第 9 回	齐侯送文姜婚鲁	祝聃射周王中肩·····	69
第 10 回	楚熊通僭号称王	郑祭足被胁立庶·····	76
第 11 回	宋庄公贪赂搆兵	郑祭足杀婿逐主·····	84
第 12 回	卫宣公筑台纳媳	高渠弥乘间易君·····	94
第 13 回	鲁桓公夫妇如齐	郑子亶君臣为戮·····	102
第 14 回	卫侯朔抗王入国	齐襄公出猎遇鬼·····	109
第 15 回	雍大夫计杀无知	鲁庄公乾时大战·····	119
第 16 回	释槛囚鲍叔荐仲	战长勺曹刿败齐·····	126
第 17 回	宋国纳赂诛长万	楚王杯酒虜息妫·····	133
第 18 回	曹沫手剑劫齐侯	桓公举火爵宁戚·····	142
第 19 回	擒傅瑕厉公复国	杀子颓惠王反正·····	151
第 20 回	献公违卜立骊姬	成王平乱相子文·····	160
第 21 回	管夷吾智辨俞儿	齐桓公兵定孤竹·····	170
第 22 回	公子友两定鲁君	齐皇子独对委蛇·····	182
第 23 回	卫懿公好鹤亡国	齐桓公兴兵伐楚·····	191

第 24 回	盟召陵礼款屈完	会葵邱义戴世子·····	202
第 25 回	智荀息假途灭虢	穷百里饲牛拜相·····	213
第 26 回	歌屣廖百里认妻	获陈宝穆公证梦·····	223
第 27 回	骊姬巧计杀申生	献公临终嘱荀息·····	232
第 28 回	里克两弑晋孤主	穆公一平晋内乱·····	240
第 29 回	晋惠公大诛群臣	管夷吾病榻论相·····	248
第 30 回	秦晋大战龙门山	穆姬登台要大赦·····	257
第 31 回	晋惠公怒杀庆郑	介子推割股啖君·····	267
第 32 回	晏蛾儿逾墙殉节	群公子大闹朝堂·····	275
第 33 回	宋公伐齐纳子昭	楚人伏兵劫盟主·····	285
第 34 回	宋襄公假仁失众	齐姜氏乘醉遣夫·····	295
第 35 回	晋重耳周游列国	秦怀嬴重婚公子·····	305
第 36 回	晋吕卻夜焚公宫	秦穆公再平晋乱·····	314
第 37 回	子推守志焚绵上	叔带怙宠入宫中·····	324
第 38 回	周襄王避乱居郑	晋文公守信降原·····	334
第 39 回	柳下惠授词却敌	晋文公伐卫破曹·····	343
第 40 回	先轸诡谋激子玉	晋楚城濮大交兵·····	354
第 41 回	连谷城子玉自杀	践土坛晋侯主盟·····	365
第 42 回	周襄王河阳受觐	卫元咺公馆对狱·····	374
第 43 回	智宁俞假鸩救主	老烛武缒城说秦·····	383
第 44 回	叔詹据鼎抗晋侯	弦高假命犒秦军·····	392
第 45 回	晋襄公墨缯败秦	先元帅免胄殉翟·····	400
第 46 回	楚商臣宫中弑父	秦穆公殽谷封尸·····	411
第 47 回	弄玉吹箫双跨凤	赵盾背秦立灵公·····	419
第 48 回	刺先克五将乱晋	召士会寿余绌秦·····	429
第 49 回	公子鲍厚施买国	齐懿公竹池遇变·····	439
第 50 回	东门遂援立子倭	赵宣子桃园强谏·····	448

第 51 回	责赵盾董狐直笔	诛斗椒绝纓大会·····	459
第 52 回	公子宋尝鼯搆逆	陈灵公相服戏朝·····	470
第 53 回	楚庄王纳谏复陈	晋景公出师救郑·····	479
第 54 回	荀林父纵属亡师	孟侏儒托优悟主·····	489
第 55 回	华元登床劫子反	老人结草亢杜回·····	499
第 56 回	萧夫人登台笑客	逢丑父易服免君·····	509
第 57 回	娶夏姬巫臣逃晋	围下宫程婴匿孤·····	518
第 58 回	说秦伯魏相迎医	报魏犄养叔献艺·····	528
第 59 回	宠胥童晋国大乱	诛岸贾赵氏复兴·····	539
第 60 回	智武子分军肆敌	偃阳城三将斗力·····	549
第 61 回	悼公驾楚会萧鱼	林父因歌逐献公·····	559
第 62 回	诸侯同心围齐国	晋臣合计逐栾盈·····	570
第 63 回	老祁奚力救羊舌	小范鞅智劫魏舒·····	580
第 64 回	曲沃城栾盈灭族	且于门杞梁死战·····	589
第 65 回	弑齐光崔庆专权	纳卫衍宁喜擅政·····	600
第 66 回	杀宁喜子鱄出奔	戮崔杼庆封独相·····	610
第 67 回	卢蒲癸计逐庆封	楚灵王大会诸侯·····	619
第 68 回	贺廌祁师旷辩琴	散家财陈氏买齐·····	630
第 69 回	灵王挟诈灭陈蔡	晏婴巧辩服荆蛮·····	639
第 70 回	杀三兄平王即位	劫齐鲁昭公寻盟·····	651
第 71 回	晏婴二桃杀三士	平王娶媳逐世子·····	662
第 72 回	伍尚捐躯奔父难	子胥微服过昭关·····	674
第 73 回	伍员吹箫乞吴市	专诸进炙刺王僚·····	685
第 74 回	囊瓦惧谤诛无极	要离贪名刺庆忌·····	698
第 75 回	孙子演阵斩美姬	蔡侯纳质乞吴师·····	709
第 76 回	楚昭王弃郢西奔	伍子胥掘墓鞭尸·····	719
第 77 回	泣秦庭包胥借兵	退吴师楚王返国·····	731

第 78 回	会夹谷孔子却齐	堕三都闻人伏法·····	742
第 79 回	女乐良马迷鲁侯	文种重金赂宰嚭·····	754
第 80 回	夫差违谏释越王	勾践竭力事奉吴·····	767
第 81 回	勾践巧施美人计	子贡自荐说列国·····	778
第 82 回	杀子胥夫差争敌	纳蒯瞶子路结纓·····	789
第 83 回	诛半胜叶公定楚	灭夫差越王称霸·····	802
第 84 回	智伯决水灌晋阳	豫让击衣报襄子·····	814
第 85 回	乐羊怒齧中山羹	西门乔送河伯妇·····	825
第 86 回	吴起杀妻求功名	驹忌鼓琴取相位·····	835
第 87 回	说秦君卫鞅变法	辞鬼谷孙臆下山·····	846
第 88 回	智孙臆佯狂脱祸	阴庞涓兵败桂陵·····	857
第 89 回	马陵万弩射庞涓	咸阳五牛分商鞅·····	868
第 90 回	苏秦合从相六国	张仪被激往秦邦·····	878
第 91 回	学让国燕哱召兵	伪献地张仪欺楚·····	889
第 92 回	赛举鼎秦王绝胫	莽赴会楚王陷秦·····	899
第 93 回	主父饿死沙邱宫	孟尝偷过函谷关·····	909
第 94 回	冯谖弹铗客孟尝	齐王纠兵伐桀宋·····	919
第 95 回	说四国乐毅灭齐	驱火牛田单破燕·····	930
第 96 回	藺相如两屈秦王	马服君单解韩国·····	938
第 97 回	死范雎计逃秦国	假张禄廷辱魏使·····	948
第 98 回	质平原秦索魏齐	败长平起坑赵卒·····	960
第 99 回	白起含冤死杜邮	不韦巧计归异人·····	973
第 100 回	鲁仲连不肯帝秦	信陵君窃符救赵·····	985
第 101 回	秦王灭周迁九鼎	廉颇败燕斩二将·····	995
第 102 回	华阴信陵败蒙骜	胡卢庞煖斩剧辛·····	1005
第 103 回	李园争权除黄歇	於期传檄讨秦王·····	1015
第 104 回	甘罗童年取高位	嫪毐伪腐乱秦宫·····	1023

第 105 回	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·····	1033
第 106 回	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·····	1042
第 107 回	献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王翦代李信·····	1051
第 108 回	兼六国统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·····	1060

第 1 回

周宣王闻谣轻杀

杜大夫化厉鸣冤

道德三皇与五帝，功名夏后复商周，
英雄五霸春秋闹，顷刻间兴亡过手！
青史几行留名姓，北邙无数起荒丘；
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又虎斗。

话说周朝，自武王伐纣，即天子位，后成、康继之，那都是守成令主。又有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，真个是文修武偃，物阜民安。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，觐礼不明，诸侯渐渐强大。待九传至厉王，暴虐无道，为国人所杀。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。又亏周、召二公同心协力，立太子靖为王，是为宣王。这一朝天子，又是英明有道，任用贤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等，复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兴。有诗为证：

夷厉相仍政不纲，任贤图治赖宣王。

共和若没中兴主，周历安能八百长？

且说宣王虽说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，户牖置铭；虽说中兴，也到不得成、康时教化大行，重译献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驾亲征，败绩于千亩，车徒大损。思为再举之计，又恐军数不充，亲自料民于太原。太原，即今固原

州，正是邻近戎狄之地；料民者，将本地户口，按籍查阅，观其人数之多少，车马粟刍之饶乏，好做准备，征调出征。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。后人诗云：

犬彘何须辱剑芒？隋珠弹雀总堪伤。

皇威衰尽无能报，枉自将民料一场。

这天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，离镐京不远，催趲车辇，连夜进城。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，拍手作歌，其声如一。宣王乃停辇而听之。歌曰：

月将升，日将没；桑弧箕箒，几亡周国。

宣王甚恶其语，使御者传令，尽拘众小儿来问。群儿当时惊散，只拿得长幼二人，跪于辇下。宣王问曰：“此语何人所造？”幼儿战惧不言；那年长的答曰：“非是吾等所造。三日前，有红衣小儿，到于市中，教吾等念此四句，不知何故。一时传遍，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，不只一处为然也。”宣王问曰：“如今红衣小儿何在？”曰：“自教歌之后，不知去向。”宣王默然良久，叱去两儿。即召司市官咖传谕禁止：“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，连父兄同罪。”当夜回宫无话。

次日早朝，三公六卿，齐集殿下，拜舞起居毕。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，述于众臣：“此语如何解说？”大宗伯召虎对曰：“桑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为弓，故曰桑弧。箕，草名，可结之以为箭袋，故曰箕箒。据臣愚见：国家恐有弓矢之变。”太宰仲山甫奏曰：“弓矢，乃国家用武之器。王今料民太原，思欲报犬戎之仇，若兵连不解，必有亡国之患矣！”宣王口虽不言，点头道是。又问：“此语传自红衣小儿。那红衣小儿，又是何人？”太史伯阳父奏曰：“凡街市无根之语，谓之谣言。上天做戒人君，命荧惑星化为小儿，造作谣言，使群儿习之，谓之童谣。小则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则系国家之兴败。荧惑火星，

是以色红。今日亡国之谣，乃天所以儆王也。”

宣王曰：“朕今赦姜戎之罪，罢太原之兵，将武库内所藏弧矢，尽行焚弃，再令囿中不许造卖。其祸可息乎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臣观天象，其兆已成，似在王宫之内，非关外间弓矢之事，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。况谣言曰：‘月将升，日将没’，日者人君之象，月乃阴类，日没月升，阴盛阳衰，其为女主干政明矣。”宣王又曰：“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，甚有贤德，其进御宫嫔，皆出选择，女祸从何而来耶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谣言‘将升’‘将没’，原非目前之事。况‘将’之为言，且然而未必之词。王今修德以禳之，自然化凶为吉。弧矢不须焚弃。”宣王闻奏，且信且疑，不乐而罢。

起驾回宫，姜后迎入。坐定，宣王遂将群臣之语，备细述于姜后。姜后曰：“宫中有—异事，正欲后奏。”王问：“有何异事？”姜后奏曰：“今有先王手下老宫人，年五十余，自先朝怀孕，到今四十余年，昨夜方生一女。”宣王大惊，问曰：“此女何在？”姜后曰：“妾思此乃不祥之物，已令人用草席包裹，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。”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，问其得孕老之故。

老宫人跪而答曰：“婢子闻夏桀王末年，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，降于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言，谓桀王曰：‘吾乃褒城之二君也。’桀王恐惧，欲杀二龙，命太史占之，不吉。欲逐去之，再占，又不吉。太史奏道：‘神人下降，必主祯祥，王何不请其康而藏之？桀乃龙之精气，藏之必主获福。’桀王命太史再占，得大吉之兆。乃布币设祭于龙前，取金盘收其涎沫，置于朱椽之中。忽然风雨大作，二龙飞去。桀王命收藏于内库。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，传二十八主，至于我周，又将三百年，未尝开观。到先王末年，椽内放出毫光，有掌库官奏

知先王。先王问：‘棣中何物？’掌库官取簿籍献上，具载藏赭之因。先王命发而观之。侍臣打开金棣，手捧金盘呈上。先王将手接盘，一时失手堕地，所藏涎沫，横流庭下。忽化成小小元鼃一个，盘旋于庭中。内侍逐之，直入王宫，忽然不见。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，偶践鼃迹，心中如有所感，从此肚腹渐大，如怀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于幽室，到今四十年矣。夜来腹中作痛，忽生一女。守宫侍者，不敢隐瞒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娘娘道此为怪物，不可容留，随命侍者抱去，弃之沟渎。小婢子罪该万死！”宣王曰：“此乃先朝之事，与你无干。”遂将老宫人喝退。并唤守宫侍者，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。不一时，侍者回报：“已被流水漂去矣。”宣王不疑。

次日早朝，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赭之事，因曰：“此女婴已死于沟渎，卿试占之，以观妖气消灭何如。”伯阳父布卦已毕，献上繇词。词曰：

哭又笑，笑又哭。羊被鬼吞，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。

乘弧箕箒！

宣王不解其意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以十二支所属推之，羊为未，马为午。哭笑者，悲喜之象，其应当在午未之年。据臣推详，妖气虽然出宫，未曾除也。”宣王闻奏，怏怏不悦。遂出令：“城内城外，挨户查问女婴。不管死活，有人捞取来献者，赏布帛各三百匹；有收养不报者，邻里举首，首人给赏如数，本犯全家斩首。”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。因繇词又有“乘弧箕箒”之语，再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，不许造卖山桑木弓，箕草箭袋，违者一律处死。司市官不敢怠慢，引一班胥役，一面晓谕，一面巡绰。

那时城中百姓，无不遵依，只有乡民，尚未通晓。巡到次日，有一妇人，抱着几个箭袋，正是箕草织成的，一男子背着

山桑木弓十来把，跟随于后。他夫妻两口，住在远乡，赶着日中做市，上城买卖。尚未进城门，被司市官劈面撞见，喝声：“拿下！”手下胥役，先将妇人擒住。那男子见不对劲，抛下桑弓在地，飞步走脱。司市官将妇人锁押，连桑弓箕袋，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。左儒想：“所获二物，正应在谣言，况太史言女人为祸，今已拿到妇人，也可回复王旨。”遂隐下男子不提，单奏妇人违禁造卖，法宜处死。宣王命将此女斩讫。其桑弓箕袋，焚弃于市，以为造卖者之戒。后人诗云：

不将美政消天变，却迷谣言害妇人。

漫道中兴多补阙，此番直谏是何臣？

话分两头。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，急忙逃走，心不知：“官司拿我夫妇，是甚缘故？”还四处打听妻子消息。是夜宿于十里之外。次早有人传说：“昨日北门有个妇人，违禁造卖桑弓箕袋，拿到即时决了。”方知妻子已死。走到旷野无人之处，落了几点痛泪。且喜自己脱祸，放步而行。约十里许，来到清水河边。远远望见百鸟飞鸣，近前观看，乃有一个草席包儿，浮于水面，众鸟以喙衔之，且衔且叫，逐渐拖近岸来。那男子叫声：“奇怪！”赶开众鸟，从水中取起席包，到草坡中解看。但闻一声啼哭，原来是一个女婴。想道：“此女不知何人抛弃，有众鸟衔出水来，定是大贵之人。我今取回养育，倘得成人，亦有所望。”遂解下布衫，将此女婴包裹，抱于怀中。思想避难之处，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。髯翁有诗，单道此女得生之异：

怀孕迟迟四十年，水中三日尚安然。

生成妖物殃家国，王法如何得胜天！

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，以为童谣之言已应，心中坦然，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。自此连年无话。到四十三年，

时当大祭，宣王宿于斋宫。夜敲二鼓，人声寂然。忽然一美貌女子，自西方冉冉而来，直至宫廷。宣王怪她干犯斋禁，大声喝斥，急唤左右擒拿，并无一人答应。那女子全无惧色，走入太庙之中，大笑三声，又大哭三声，不慌不忙，将七庙神主，做一束儿捆着，向东而去。王起身自行追赶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自觉心神恍惚，勉强入庙行礼。九献已毕，回至斋宫更衣，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，告以梦中所见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三年前童谣之语，王岂忘之耶？臣固言：‘主有女祸，妖气未除。’繇词有哭笑之语，王今复有此梦，正相符合矣。”宣王曰：“前所诛妇人，不足消‘糜弧箕箒’之讖耶？”伯阳父又奏曰：“天道玄远，候至方验。一村妇何关气数哉！”宣王沉吟不语。

忽然宣王想起三年前，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，查访妖女，全无下落。颁胙之后，宣王还朝，百官谢胙。宣王问杜伯：“妖女消息，如何久不回话？”杜伯奏曰：“臣体访此女，并无影响。以为妖妇正罪，童谣已验，诚恐搜索不休，必然惊动国人，故此中止。”宣王大怒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明白奏闻？分明是怠弃朕命，行止自繇。如此不忠之臣，要他何用！”喝令武士：“押出朝门，斩首示众！”吓得百官面如土色。

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，忙将杜伯扯住，连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宣王视之，乃下大夫左儒，是杜伯的好友，举荐同朝的。左儒叩头奏曰：“臣闻尧有九年之水，不失为帝；汤有七年之旱，不害为王。天变尚然不妨，人妖宁可尽信？吾王若杀了杜伯，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，外夷闻之，亦起轻慢之心。望乞恕之！”宣王曰：“汝为朋友而逆朕命，是重友而轻君也。”左儒曰：“君是友非，则当逆友而顺君；友是君非，则当违君而顺友。杜伯无可杀之罪，吾王若杀之，天下必以王为不明。臣若不能谏止，天下必以臣为不忠。吾王若必杀杜伯，臣请与

杜伯俱死。”宣王怒犹未息，曰：“朕杀杜伯，如去藁草，何须多费唇舌！”喝令：“快斩！”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。左儒回到家中，自刎而死。髯翁有赞云：

贤哉左儒，直谏批鳞。是则顺友，非则违君。

弹冠谊重，刎颈交真。名高千古，用式彝伦。

杜伯之子隰叔，奔晋，后仕晋为士师之官。子孙遂为士氏。食邑于范，又为范氏。后人哀杜伯之忠，立祠于杜陵，号为杜主，又曰右将军庙，至今尚存。

再说宣王次日，闻说左儒自刎，亦有悔杀杜伯之意，闷闷不乐还宫。其夜寝不能寐，遂得一恍惚之疾，语言无次，事多遗忘，每每辍朝。姜后知其有疾，不复进谏。至四十六年秋七月，玉体稍愈，意欲出郊游猎，以快心神。左右传命：司空整備法驾，司马戒饬车徒，太史卜个吉日。至期，王乘玉辂，驾六驹，右有尹吉甫，左有召虎，旌旗对对，甲仗森森，一齐往东郊进发。

那东郊一带，平原旷野，向来是游猎之地。宣王久不行幸，到此自觉精神开爽，传命扎下营寨。吩咐军士：“一不许践踏禾稼；二不许焚毁树木；三不许侵扰民居。获禽多少，尽数献纳，照次给赏；如有私匿，追出重罪！”号令一出，人人贾勇，个个争先。进退周旋，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。左右前后，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。鹰犬借势而猖狂，狐兔畏威而乱窜。弓响处血肉狼籍，箭到处毛羽纷飞。这一场打围，好不热闹！宣王心中大喜。日已西，传令散围。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。束缚齐备，奏凯而回。

行不上三四里，宣王在玉辇之上，打个眼眯，忽见远远一辆小车，当面冲突而来。车上站着两个人，臂挂朱弓，手持赤矢，向着宣王声喏曰：“吾王别来无恙！”宣王定睛看时，乃

上大夫杜伯，下大夫左儒。宣王吃惊不小，抹眼之间，人车俱不见。问左右人等，都说并不曾见。宣王正在惊疑。那杜伯、左儒又驾着小车子，往奉不离玉辇之前。宣王大怒，喝道：“罪鬼，敢来犯驾！”拔出太阿宝剑，望空挥之。只见杜伯、左儒齐声骂曰：“无道昏君！你不修德政，妄戮无辜，今日大数已尽，吾等专来报冤，还我命来！”即话未绝声，挽起朱弓，搭上赤矢，望宣王心窝内射来。宣王大叫一声，昏倒于玉辇之上。慌得尹公脚麻，召公眼跳，同一班左右，用姜汤救醒，兀自叫心痛不已。当下飞驾入城，扶着宣王进宫。各军士未及领赏，草草而散。正是：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髯翁有诗云：

赤矢朱弓貌似神，千军队里聘飞轮。

君王枉杀还须报，何况区区平等人。

不知宣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褒人赎罪献美女

幽王烽火戏诸侯

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，梦遇杜伯、左儒阴魂索命，得疾回宫，合眼便见杜伯、左儒，自知有咎，不肯服药。三日之后，病势愈甚。其时周公久已告老，仲山甫已故。乃召老臣尹吉甫、召虎托孤。二臣直至榻前，稽首问安。宣王命内侍扶起，靠于绣褥之上，谓二臣曰：“朕赖诸卿之力，在位四十六年，南征北伐，四海安宁。不料一病不起！太子宫涅，年虽已长，性颇暗昧，卿等竭力辅佐，好替世业！”二臣稽首受命。

方出宫门，遇太史伯阳父。召虎私谓伯阳父曰：“前童谣之语，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。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，以致病笃。其兆已应，王必不起。”伯阳父曰：“吾夜观乾象，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，国家更有他变，王身未足以当之。”尹吉甫曰：“‘天定胜人，人定亦胜天。’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，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？”言罢各散。

不隔一时，各官复集宫门候问，闻御体沉重，不敢回家。是夜王崩。姜后懿旨，召顾命老臣尹吉甫、召虎，率领百官，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，即位于柩前，是为幽王。诏以来年为元年，立申伯之女为王后，子宜臼为太子，王后父申伯为申侯。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：

於赫宣王，今德茂世。威震穷荒，变消鼎雉。

外仲内姜，克襄隆治。斡父之盅，中兴立帜。

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，未几亦薨。幽王为人，暴戾寡恩，动静无常。方谅阴之时，狎昵群小，饮酒食肉，全无哀戚之心。后姜后去世，益无忌惮，耽于声色，不理朝政。申侯屡谏不听，退归申国去了。也是西周气数将尽，尹吉甫、召虎一班老臣，相继而亡。幽王另用虢公、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，并列三公。三人皆谄谀面谀之人，贪位慕禄之辈，惟王所欲，逢迎不暇。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，是个正人，幽王不加信用。

一日，幽王视朝，岐山守臣申奏：“泾、河、洛三川，同日地震。”幽王笑曰：“山崩地震，此乃常事，何必告朕。”遂退朝还宫。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：“三川发源于岐山，故可震也！昔伊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。今三川皆震，川源将塞，川既塞竭，其山必崩。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，此山一崩，西周能无恙乎？”赵叔带曰：“若国家有变，当在何时？”伯阳父屈指曰：“不出十年之内。”叔带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伯阳父曰：“善盈而后福，恶盈而后祸。十者，数之盈也。”叔带曰：“天子不恤国政，任用佞臣，我职居言路，必尽臣节以谏之。”伯阳父曰：“但恐言而无益。”二人私语多时，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。石父恐叔带进谏，说破他奸佞，便直入深宫，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下议论之语，述与幽王。说他们谤毁朝廷，妖言惑众。幽王曰：“愚人妄说国政，如野田泄气，何足听哉！”

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，屡欲进谏，未得其便。过了数日，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：“三川俱竭，岐山复崩，压坏民居无数。”幽王全不畏惧，仍命左右访求美色，以充后宫。赵叔带乃上表谏曰：“山崩川竭，其象为脂血俱枯，高危

下坠，乃国家不祥之兆。况岐山王业所基，一旦崩颓，事非小故。今应勤政恤民，求贤辅政，尚可望消弭天变。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？”虢公石父奏曰：“国朝定都丰镐，千秋万岁。那岐山如已弃之屣，有何关系？叔带久有慢君之心，借端谤讪，望吾王详察。”幽王曰：“石父之言是也。”遂将叔带免官，逐归田野。叔带叹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吾不忍坐见西周有‘麦秀’之歌！”于是携家前往晋国。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，赵衰、赵盾即其后裔也。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，列为诸侯。此是后话。后人诗叹曰：

忠臣避乱先归北，世运凌夷渐欲东。

自古老臣当爱惜，仁贤一去国虚空。

却说大夫褒王向，自褒城来，闻赵叔带被逐，急忙入朝进谏：“吾王不畏天变，黜逐贤臣，恐国家空虚，社稷不保。”幽王大怒，命囚王向于狱中。自此谏诤路绝，贤豪解体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，怀抱妖女，逃奔褒地，欲行抚养，因乏乳食，恰好有个姒大的妻子，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匹之类，转乞此女过门。抚养成人，取名褒姒。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，身材长成，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。更兼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发挽乌云，指排削玉，有如花似玉之容，倾国倾城之貌。一来姒大住居乡僻，二来褒姒年纪幼小，所以虽有绝色，无人聘定。

却说褒王向之子洪德，偶因收敛，来到乡间。凑巧褒姒在门外汲水，虽然村妆野束，不掩国色天姿。洪德大惊：“如此穷乡，乃有此等丽色！”因私计：“父亲囚于镐京狱中，三年尚未释放。若得此女贡献天子，可以赎父罪矣。”遂于邻舍访问姓名底实，归家告母曰：“吾父以直谏忤主，非犯不赦之辟。今天子荒淫无道，购四方美色，以充后宫。有姒大之女，非常